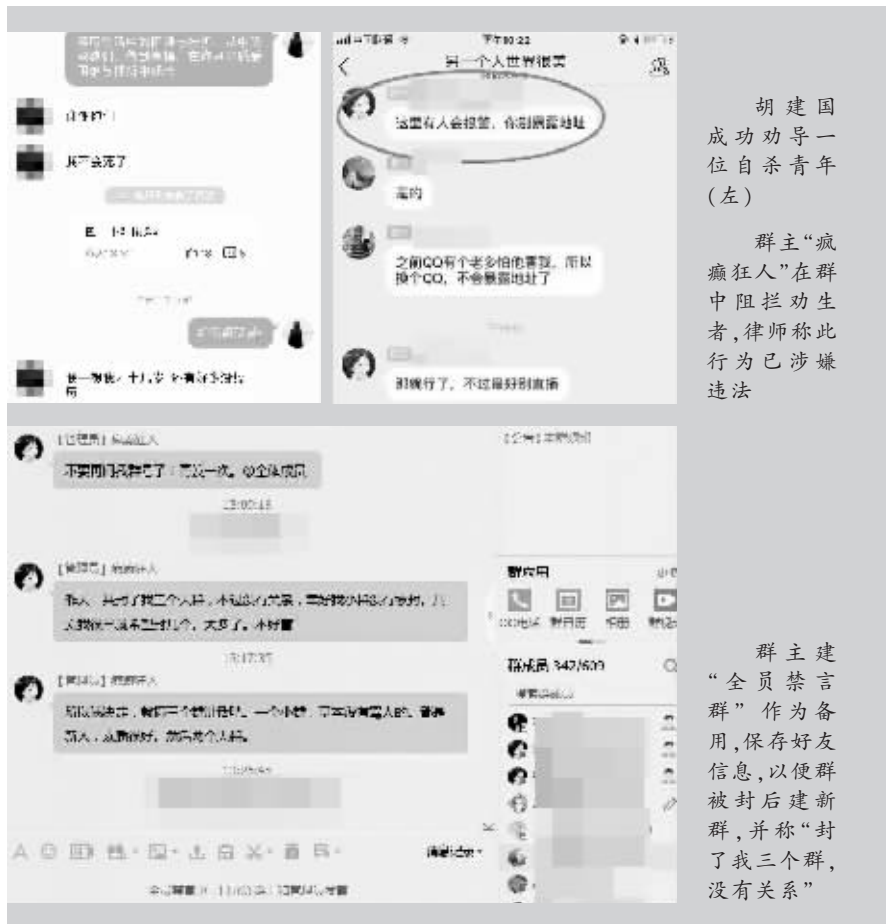


劝生十余年轻人

劝生者建议警方处理群主 律师称群主涉嫌违法



胡建国成功劝导一位自杀青年(左)

群主“疯癫狂人”在群中阻拦劝生者，律师称此行为已涉嫌违法

群主建“全员禁言群”作为备用，保存好友信息，以便群被封后建新群，并称“封了我三个群，没有关系”

(上接 14 版)

后悔没有关注儿子 青年人也需要关爱

在劝生者看来，约死群中的人并不是真心想死，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暂时受挫，处在一个人生的低潮期。“真想死的，直接就死了，约死群里的人，其实对死是犹豫的。”

所以，他们还有救。李俊华就觉得，约死群里的人，其实欠缺的是社会的关注，是家人的关爱。很多人自杀后，父母都会来到约死群里一探究竟，但在平时却没有关心他们。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博士告诉《法制晚报》记者，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家庭环境、心理状态、交友情况都会有影响。童博士告诉记者，青少年自杀的实施率本身就高于中年人，父母要做的更好，多和孩子沟通。这样才能够预防青少年自杀的情况。

前几天，胡建国在整理儿子遗物的时候发现，在自杀前两个月胡靖曾经买过很多书，其中就有一些是有关人生和生命的书籍。可是很多书连封套的塑料皮都没有拆开。“他很久之前可能就已经陷入对生命的彷徨中，但是

他自己的学习能力又不够，想不明白，自己又不说。我们做父母的认为孩子还小，还是没有深入孩子的内心。”

现在，“胡建国们”以切肤之痛，成了死界大门的最后一道屏障。他们能劝回一些人，救下一些人，但是还有人源源不断地涌向那个大门。

劝生者们普遍认为，约死群中的人以 35 岁以下的青年人居多，尤其是 20 多岁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很多人都是刚刚步入社会，缺乏应对社会的能力和经历，对人生的设计过于理想，接受不了任何打击，而很多人的价值观又比较单调，认为没有钱就活不下去。

他们发现，很多约死群中的自杀者并没有严重的抑郁症，也没有真的走投无路，他们更多的是暂时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约死群则告诉他们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办法——“一了百了”。

“归根结底还是不能让这些人聚在一起。”李俊华说，约死群的负能量为有自杀意图的人提供了“勇气”。

群主为防约死群被封 建备用群留住网友

于是，胡建国将劝生的目标放在群主“疯癫狂人”身上，希望他能够解散手下所有的约死群。

“疯癫狂人”自称只有 17 岁，他要等到 18 岁的时候再死。而据他自己所说，其手下控制着二十多个约死群，他曾颇为炫耀地跟胡建国说，“只要我不死，死群就不会死。”

约死群中一旦有人自杀，很可能就被死者家属发现而举报，腾讯就会封群。“疯癫狂人”却懂得控制约死群逃避举报的方法。

在“疯癫狂人”建的几个约死群中，有一个名为“彼岸花”的群，这个群是永远都对用户禁言的，群里只有“疯癫狂人”可以发信息和公告。而“忘川河”“另一个世界很美”等由其控制的约死群里则可以畅所欲言。“疯癫狂人”会不定期地在“彼岸花”这个群中发公告，让群成员加他个人 QQ 号为好友，或者让群成员进新建的约死群。而“疯癫狂人”不止有一个 QQ 号，他隔一段时间就会让群成员加他不同的 QQ 号为好友。

建一个“禁言群”并加上好友，这样就可以让群成员牢牢地与群主“疯癫狂人”绑定在一起，即便有人举报了“忘川河”“另一个世界很美”这些有相约自杀言论的群，被封的也只是这些群，“彼岸花”群却不会被封。然后，“疯癫狂人”就可以建一个新群，再将“彼岸花”中的成员全部移到新群中去。新群的名字可以换个新名字，也可以还叫“忘川河”。

这一招，胡建国是领教过的。有一次他眼看着“疯癫狂人”的约死群被封，但是不到半个小时，新群就建好了，并且把之前的群成员又都加入了新群。

所以，胡建国只能苦口婆心地去劝“疯癫狂人”，给他讲明群主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胡建国曾经以为他害怕了，“疯癫狂人”一度解散了所有群，包括全员禁言的“彼岸花”群。但没想到，第二天群又建了起来。胡建国质问他，“疯癫狂人”却说“应大家需要”。

之所以“疯癫狂人”解散了所有的群还能马上建群并加入之前的群成员，主要原因在于“疯癫狂人”的个人 QQ 号上已经添加了那些群成员为好友，他想要再建约死群，只需要在建好新群后，把好友一个个拉进去就行了。虽然这种方法会损失

一边等待警方消息 一边分享经历劝更多人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劝生者们相互交流，深切地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他们希望社会能够重视约死现象，警方能够将不断建群的群主绳之以法，而家人能够对那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关爱，这些都比他们一个一个劝生，要有效果的多。

胡建国说，他以后不打算在群里过多地干涉别人，但如果有人加他想一诉衷肠，他还是会好好地跟他们聊，也还会给予适当的援助。另外，他打算学着使用 QQ 空间，把自己从痛失爱子到死群劝生的经历写下来分享，“很多人看了我空间，就会想到自己年轻的人生刚刚开始，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他们就会明白自己的行为有多傻。”

7 月 22 日，胡建国去电影院看了《我不是药神》，从陆勇案到电影播出，这些都让胡建国意识到网络约死现象和互联网平台监管的问题不会一蹴而就。他说会把手里的证据保存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总有一天，灰暗的约死群会暴露在法治监管的阳光之下。

一部分成员，但绝大部分都会保留下来。

“疯癫狂人”曾告诉胡建国，约死群大约是在 2000 年左右开始出现在网络上，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虽然腾讯封了很多次，但“野火烧不尽”，因为有人对约死有需求，就算他不建群，别人也会建，有的人想死就会聚集在一起，即使不在 QQ 上，也会在微信上，百度贴吧、新浪微博都可以约死，封不干净的。而他自己，既不劝生，也不劝死，所以也不怕承担什么责任。

一直致力于互联网对青少年不良影响公益诉讼的张晓玲律师对此解释称，群主建这种约死群，放任相约自杀言行，即便没有唆使别人自杀，仍旧要承担民事责任，因为他组建的平台，客观上给有自杀意念的网友提供了自杀的条件，增加了自杀的勇气。而如果群主阻拦他人规劝、解救自杀网友，如果该网友自杀成功，群主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谁知道他有没有用小号劝死？”劝生者李俊华则认为应该“擒贼先擒王”：把“疯癫狂人”抓起来，给予法律的处罚或者由民警批评教育，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其实几十个约死群，群主就是那几个人，他们往往都是互相给对方建的群当管理员，抓到‘疯癫狂人’就能找到其他群主，也能知道他有没有用小号去劝死，也就没有人再敢建约死群了。”

李俊华告诉记者，每天都有自杀的人，时不时地也会有相约自杀的报道出来，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孤立的，但其实都是在约死群里聚集，都能够在约死群里找到本源。

为此，劝生者们搜集了“疯癫狂人”的资料，并且想尽办法知道了他的地址定位和真实姓名，然后将这些资料向深圳警方报了警，同时向腾讯举报了群主“疯癫狂人”。

对于腾讯、百度等网络平台，劝生者们依旧认为有一定的责任。胡建国经历了一个月的思考，仍旧坚持儿子的死自己家庭负主要责任，网络平台需承担部分责任的观点，只不过他认为平台的责任不仅仅是对群内发言的审核，还有对群主的管理。“那么多约死群都是一个群主建的，这个群主的情况，腾讯掌握不掌握？有没有提交给公安机关？”

李俊华则说：“现在 QQ 都可以绑定银行卡和手机号，想要通过 QQ 找到群主是很容易的。关键还是要抓到群主本人，封号根本没有意义，他换个号接着建群，继续约死。”

7 月 26 日，“疯癫狂人”组建或担任管理的几个约死群“彼岸花”“忘川河”“灰色人生”“另一个世界很美”同时被封。腾讯也回复了胡建国的举报，将“疯癫狂人”的一个 QQ 号封停。而“疯癫狂人”的其他几个 QQ 号也都不再回应。号称“死群不死”的“疯癫狂人”暂时消失在约死圈中。但“疯癫狂人”有没有被公安机关处理，暂不可知。深圳警方称，该报警已经移交属地公安分局办理，并未透露详情。对于现存的其他几个约死群和群主，《法制晚报》记者也向警方和腾讯进行了举报。

胡建国一边等待深圳警方的回应，一边开始着手在自己的 QQ 空间写文章。他的 QQ 又闪了起来，一个曾经在他的劝导下放弃自杀的男生给他发来信息：“叔叔，以前我的想法是错的，我现在退出约死群，马上去参加体检，我要去当兵，在军营里磨练自己的意志，不再脆弱。”

14、15 版文/记者 张子渊

大兴东联合献映幻乐之城

近日，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热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天后王菲的内地综艺首秀，她在新原创综艺《幻乐之城》中担任重要嘉宾——幻乐体验官。其中，节目中“幻乐之城大兴东”等话题成为观众议论的焦点。

据了解，节目中多次提到的“大兴东旅游世界”是贵州安顺兴伟集团投资打造，占地 600 亩的文旅综合体，全部建成后，将有 80 万平方米的大型国际会展中心，28 个国际会议场馆等。除了荧屏和线上，大兴东还

根植于《幻乐之城》的 IP 内容，计划未来在线下进行 IP 的全场景应用，比如搭建幻乐音乐主题餐厅等，甚至未来在大兴东旅游世界能看到幻乐舞台 1:1 还原的现场，有粉丝们喜欢的演唱会、音乐会表演，据悉大

兴东已与湖南卫视达成意向，将《幻乐之城》全部场景在节目录制后复刻至大兴东旅游世界，同时，可能引入幻乐原班人马将节目落地在大兴东，将《幻乐之城》变成一个常态化演出。